蜀山劍俠傳/19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九四回　地棘天荊 陰譴難逃驚惡婦　途窮日暮 重傷失計哭佳兒

下一回▶

話說上回說到歐陽霜痛斥黃畹秋，言還未了，畹秋已接近身側，倏地悄沒聲手起二指，照準歐陽霜腰眼間死穴點去。這一下，對方就是會家，出其不意，如被點中，也必倒地身死無疑。誰知歐陽霜依舊說她的，好似氣極失神，全未絲毫在意。畹秋方幸手到必倒，就在這念頭電轉之際，猛覺右手二指如觸堅鐵，嚓的一聲微響，立時折斷。方知不好，想要逃跑，已是不及。剛往前一縱，猛覺背脊上似着了一把鋼鉤，喫歐陽霜隨手抓住，哪還掙扎得掉。畹秋近年心寬體胖，比起當年豐腴得多。自從喪夫失志，日夜悲恨，寢食不安，鬧得腰圍消瘦，玉肌清減了不少，背上皮膚本來發鬆。歐陽霜又是存心給她一點苦喫，這一把連衣帶皮肉一起抓住，懸空提回。畹秋粉背欲裂，奇痛非常。雖然恥於出聲，還在咬牙強忍，卻已疼得星眸波浸，淚珠瑩瑩，滿身都是冷汗。情知難免折辱，不願現醜服輸在仇人眼裏，索性把雙目閉緊，一言不發，任憑處治，一面暗想脫身報復之計。

歐陽霜知她倔強，必不輸口，冷笑一聲，喝道：「無恥賤婢！我被你陰謀陷害，幾乎死爲含冤之鬼，本來仇深似海。在我來時，受了恩師點化，知你害人反而害己，似你這等陰毒無恥，已非人類，不值污我寶劍，意欲任你孽滿自斃。今日回家探望子女，無心中與你相遇，念在你成全我一場，本心不過讓你知道，略微教訓幾句。誰知你竟敢乘我不備，暗下毒手，又想點我的死穴。想當初你我都是閨中幼女，以我門第身世，哪一樣不

比你相去天淵。我的品行心地雖和你有人禽之別，但是人心隔肚皮，誰看得出？況又有你母親爲你做主，蕭、黃兩家更是休慼與共的至親至好，你的才貌又是全村上選，按說你的心願不難實現。偏你一個世族千金，還不如我這個身世飄零的孤女。一心想嫁我丈夫，百計千方把持獻媚，輕狂之態現於辭色，全沒絲毫顧忌，彷彿我丈夫成了你的禁臠。我偶然在村人宴集之間與他無心相遇，雖然一語未交，也得受你好幾天的閒氣。實不相瞞，我和他從小一處長大，就承他廝摅廝敬，沒拿我當下人看待。後來先父爲主喪命，更是加意愛護，親若骨肉，未始沒有得夫如此，可以無憾之想。但一想到家世寒微，齊大非偶，又有你這廉恥天良一齊喪盡的賤婢在前，妄念立時冰釋。休說像你那麼明說暗點，央媒苦求，不要臉的行爲沒有分毫，還恐他真個垂青到我。生怕萬一他因父母雙亡，無人主持，任性行事，村人猶未免去世俗之見，因而輕視了他。所以平日總躲着他，偶然相遇也以禮自防，比對外人還要冰冷得多。萬不料他真個情有獨鍾，非我不娶。一任你軟纏苦磨，唆使你母出頭強迫，終無用處，竟在就位村主之時，當衆說出心事。我本來看得他重，感激他的一往情深，以前不做非分之望，原恐於他不利。既有諸位長老先德贊同主持，除你而外無一異言，便連你母也說不出再替你拼命爭夫的話，我如不允，豈不是假惺惺作態？這事全是他看你不起，與我有甚麼相干？有一次，我在月子裏，由鏡中望見你對我發狠，還當眼花，誰知你是真具了深心來的。就算我奪了你的丈夫，害我死也就足以解恨的了，爲甚麼要害我死後，還背惡名呢？薄倖人雖是心腸狠些，但他用情還是專的。他起初中了你詭計，疑念還未消呢。你看他自我走後，常年祇有悲苦悔恨，誰能勾引得到他一點？你對他那一番癡心妄想，他可曾用半隻眼睛垂憐到你？我祇一半恨他心狠糊塗，不問青紅皁白，一半還是別有用意，不肯與他見面罷了。照說他當初越對我心狠，纔越見他的情重呢。鰥居多年，相思如一。你連崔文和那樣沒骨氣的丈夫都沒福保持，爲了滅口，忍心親手放冷箭將他害死。這樣的情深愛重，文武全才，人品心術無一不佳的丈夫，再由畜生道中再轉過千百劫也不配你遇上的了。你以爲指使蕭元、魏氏兩個狗男女出頭，陰謀深密，不會事發，就發也可狡賴。那麼適纔暗下毒手，想害我命，又當何說呢？」說時，手中連緊了幾緊。

畹秋痛楚難禁，全身受制，無法閃避，咬牙閉目，任人擺佈，聽她歷數平生罪過。末幾句話，直戳痛處，已是萬分難忍。又說她謀害歐陽霜是想勾引蕭逸，重拾舊歡；誤傷崔文和是由於成心滅口，謀殺親夫。都是有情理之說，有事實可證，別人問起無詞可答的冤枉。平日那麼恃強性傲，一旦跌到仇人手裏，哪能不奇羞極忿，無地自容。加上背上緊一陣慢一陣的酷刑難當，不由一陣急怒攻心，逆氣上行，忍不住一聲慘哼，就此暈死過去。歐陽霜因她適纔一暗算，勾起前仇，人雖氣死，餘忿猶未全消。方欲將她救醒，行法禁制，迫她服罪，當人眼裏出醜。忽聽空中有人喚道：「此人雖然可惡，已經夠她

消受。我適回山，師父命我趕來相助，適可而止，辦正事去吧。」歐陽霜聞言，連忙應聲飛起。這時空中還有一道光華閃動，兩下里一同會合，往村外那一面破空飛去，晃眼隱入密雲之中，不知去向。

畹秋祇是一口悶氣閉住，倒在地下，喫雪風一吹，不久悠悠醒轉，仇人業已不知何往，恍如做了一場噩夢。回手一摸背上痛處，皮肉紋起了三四條，已經麻木。惟恐行迹敗露，不顧恨人，首先四外一看。那立處左側，是村中平地而起的一座小峰，峰上有三間小屋，上豐下銳。祇峰背有一條鐵環梯可供上下，原備村中有一長老和蕭逸二人觀星占驗之用。右邊是一方塘，塘水早成了堅冰。兩行又高又大的樹木，全被冰雪點綴成了瓊枝玉幹，銀花如疊，晨光欲吐中看去甚是鮮明。地既幽僻，祇積雪上面淺淺地留下兩條橇印，依稀隱現，直到立處左近，爲峰頂崩墜下的冰雪所掩，好似夜來有人乘雪具打此經過。積雪凝寒，凍雀不喧。遙聽村中祭神的鞭炮之聲，比起夜裏密些。峰前一帶，卻是靜蕩蕩的。祇有枝頭積雪，被爆竹聲響震動，不時下墜，冰雪相擊，碎音鏗然，宛如鳴玉，更沒一個人迹。一想那位長老年高德勁，兒女成行，這般大雪，無星可觀，又當歲暮除夕，縱然他性情怪僻，也決不會一人到此。此外，峰頂上更無他人能到；如有，也無見死不救之理。祇要這場丟人的事不被人發現，還算是不幸中之大幸。心略一放，毒怨又生。想起仇人竟會生還，已經懊喪欲死；再加上這場奇恥大辱，切膚之痛，不禁把滿口銀牙亂錯，顫聲切齒，惡狠狠罵道：「該萬死的小賤人，我和你誓不兩立！縱令聲敗名裂，也必拉你母子夫妻全家同歸於盡。祇要你敢留村中，或是時常回來看望你那老少四個畜生，休想打我手內逃得命去。即使不再回來，也祇是便宜你一個。」

罵完，忽想起自己在說狠話。可是年來林泉優遊，夫妻恩愛，就到蕭家，也不過陪了愛女前往學武，偶然給她指點武功，本身早就拋荒，體力業已減退。蕭逸全家，連小的看去都有了根底，大人更不用說。昨晚仇人本領，竟比她丈夫還要厲害。奸謀已泄，人家必有防備，休說鬥她不過，近身都難，這仇是如何報法？有何好計，可以一網打盡？實想不出。邊想邊往前走，心氣一餒，重又轉念到仇人業已回家，即使所說不肯重圓舊好的話是真，難道前事也隱而不言？蕭逸得知此事，豈肯甘休？照他爲人，定要當衆聲討。自己身敗名裂不說，愛女縱不株連，也難在此立足；小小年紀，一朵鮮花也似的幼女逃出村去，地棘天荊，前途茫茫，何堪設想？此時母女二人的吉凶成敗尚自難料，怎能先想報仇的事？仇人創鉅痛深，分明是在外面苦練了多年武功回來報仇。如非另有毒惡方法報復，也決不會已落她手，又這等便宜放掉，必想當着全村的人明正己罪，借此向丈夫洗去污名無疑。果然這樣，倒不如認作冤孽先尋自盡，愛女或者還有一點活路。想到這裏，不禁心中怦怦亂跳。思來想去，這等罪孽出不了十天半月，定要身受。目前祇有

萬分之一的指望：但求神天默佑，仇人懷恨丈夫，暫時竟未吐實，或者還可挽救。想時正經蕭逸所居峰下，立定又想，醜媳婦難免不見公婆，遲早不免，何不先觀察一個分曉，以便相機行事。強把心神放穩，仔細尋思，決計當時冒險蒙羞，先見蕭逸探個虛實，如真事犯，索性拼忍奇辱，用苦肉計背了人痛哭，自吐罪狀，歷述暗害仇人，實由以前相愛之深，痛致悔恨。他平日對自己本非無情，祇爲有個仇敵在前，瑜、亮並生，遂致捨此取彼，想舊情總還猶在。事已至此，也說不得甚麼丟人捨臉了。想到這裏，不禁頭暈身顫，心都急成了麻木。一跺腳跟，硬着頭皮，賈勇而上。

人當失意之際，任是多聰明的人，也會荒疏錯失，舉措皆乖。何況畹秋喪變之餘，遭此意想不到的挫折慘敗，心頭無異插上數百支利箭。來時剛剛甦醒，驚慌迷惘，沒有平日那麼心細，以爲照理峰頂不會有人。既未查看那雪中橇印過了那堆冰雪還有沒有，何爲止點，見了蕭逸又是三心二意，沒有先打主意，明明見種種情形有異尋常，仍然倒行逆施，妄想離間。以致不但沒把敵人心腸說軟，反使恨上加恨，毒上加毒，終致一潰永古，不可收拾。自己身敗名裂，還連累愛女、愛婿出死入生，受盡磨折兇險，豈非聰明反被聰明誤？

蕭逸見她毫不悔悟乞憐，反以虛聲恫嚇，不禁怒從心起，喝止之後，說完了適纔那一席話。畹秋終是性情剛傲，經此一來，愈發無顏下臺服低。當時愧恨交加，又羞又急，哇的一聲，吐出滿口鮮血，就此暈死過去。隔了好大一會兒，知覺漸復，昏沉中覺着頭腦涔涔，天旋地轉，胸中彷彿壓着一塊千斤重的石頭，透氣不出，難受已極。耳旁隱聞嚶嚶啜泣之聲，勉強略穩心神，睜開倦眼一看，不知何時，身已回到家內，愛女瑤仙同了蕭元長子蕭玉，雙雙坐守榻前，正在垂淚悲泣呢。猛地想起前事，不禁心慌，祇苦於說不出話來。

瑤仙雖不知道乃母惡貫滿盈，自作自受遭了報應，但是天亮前聞得守墓人報信，說乃母不顧穿着素服，趕往蕭家。天亮後，蕭家便說乃母得了暴病，着人擡來。兩家至親至好，這樣重病，蕭逸並未親自護送；適纔出門取水，明明見他父子四人同了兩個門人，由祠堂迴轉，又是過門不入，未來存問，料定其中必有緣故。此時畹秋牙關緊閉，面如灰土，通體冰涼，情勢危急萬分。正在焦愁，恰好蕭玉前來拜年，幫助她用蕭家着人帶來的急救靈藥灌救，又按穴道，上下推拿，直到過午，人纔漸漸回生。一見乃母瞪着兩隻滿布紅絲的淚眼，愁眉緊皺，嘴皮連張，欲語不能發聲之狀，便料她想問來時的情形。好在使女不在跟前，蕭玉父母是乃母死黨，本人更是自己沒齒不二之臣，無庸避忌，便把適纔蕭家擡回情景依實說了。畹秋最怕的是蕭逸當着村衆宣示罪狀，身死名辱，還要累及

無辜的愛女。知覺一恢復，首先關心到此，急得通體汗溼，神魂都顫，惟恐不幸料中。及聽瑤仙把話說完，纔知蕭逸未爲已甚，看神氣不致向外張揚。當下一塊石頭落地，不由吐出一口血痰，跟着又噴出一口濁氣，心便輕鬆了一半。忙把倦眼閉上，調氣養息。瑤仙又忙着餵了幾口藥湯糖水。過有片刻，神志稍清，祇覺周身傷處奇痛徹骨。靜中回憶前事，時而愧悔，時而痛恨，時而傷心，時而又天良微現。想起孽由自作，不能怨人，尤其蕭逸居然肯於隱惡，越覺以前對他不起。似這樣天人交戰了一陣，猛想起大仇強敵已經回村，聽她口氣，雖說不肯誅求，以後終身拿羞臉見人，這日子如何過法？想要報仇，又覺無此智力。加以事情敗露，黨羽凋殘，人已有了戒心，簡直無從下手。就此一死，又不甘心。思來想去，想到蕭玉人頗英俊，又苦戀着愛女，二人倒是天生一雙佳偶。祇惜目前年紀俱輕，難成家業。莫如借着夫亡心傷之名，長齋杜門，忍恥偷生。捱上兩年，暗中與他母子二人商量停妥，乘人不備，將村庫中存來買貨的金沙銀兩盜取一些，偷偷逃出山去，再把村中情形向外傳揚，勾引外寇來此侵害，使全村都享不了這世外清福，豈不連仇也一齊報了？越想越對，料定魏氏也難在此存身，必聽自己擺佈。祇丈夫靈柩無法運走，是椿恨事。她這裏已熄昏燈，又起回光。

瑤仙見母聞言以後，面上時悲時恨，陰晴不定，好生憂疑，和蕭玉二人一同註定畹秋面上，各自擔心，連大氣也不敢出。正懸念間，忽見乃母口角間微含獰笑，愁容立時渙散，面泛紅暈，已不似先前死氣沉沉。心方略寬，畹秋已呻吟着低聲喚她近前。畹秋雖然不避蕭玉，當着本人提說親事終是不便。剛附着愛女耳朵斷斷續續勉強說了受傷經過，還未落到本題上去，人已累得上氣不接下氣，作聲不得。蕭玉忙端了杯開水過來。畹秋強作笑容看了他一眼。瑤仙接水餵了兩口。畹秋見蕭玉滿面戚容守伺榻前，心中越發疼愛，無奈底下的話更不能聽，打算略緩口氣，令瑤仙將他支開再說。瑤仙聽乃母連被蕭逸夫妻母子羞辱打傷，咬牙切齒，心如刀割，又見乃母氣息僅屬，病勢甚危，話都接不上氣，還是說個不休，暗忖：「母親機智深沉，今日之事雖說仇深恨重，也不致忙在這一時就要把它說完。看此情形，好些反常，迥不似她平日爲人。」口裏不說，心中格外加了憂急。

方想攔勸，有話等病體好了再說，目前還須保重爲是。忽聽雪中腳步之聲至門而止，砰砰兩聲，門簾啓處，闖進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，一進屋便氣喘吁吁地朝蕭玉急叫道：「大伯孃瘋了，滿嘴亂說雷二娘顯魂抓她。也不知哪來的那麼大的氣力，清弟和我媽媽、姊姊三個人都攔她不任。如今驚動了不少人。大年初一早晨，你還不快些回去，祇管留在這裏作甚？」說完，不等蕭玉回言，急匆匆拉了便走。畹秋見那來人乃蕭玉緊鄰郝公然之子潛夫，也是一家隨隱的至親。公然爲人方正，素與三姦面和心違。祇郝妻爲人忠

厚，與魏氏還略談得來些。聞信情知要糟，不由大喫一驚。想要囑咐蕭玉，並向來人打聽幾句，連忙強提着氣，急喊瑤仙去將二人喚住，問兩句話再走。瑤仙知道乃母心中有病，一聽魏氏發狂亂說，也甚擔驚，不等乃母說完，便會意追出。

蕭玉畢竟母子關心，方寸已亂，一出門就往前急跑，雖祇兩句話的工夫，已跑了四五丈路。潛夫因先跑了一段急路，反倒落後了些。瑤仙見積雪太深，二人都是如飛急馳，恐追趕他們不上；又自信蕭玉素來聽話，可以一招即回，忙站在門前嬌喊道：「玉哥哥、郝大哥，快些回來，少停再走，我媽有話問呢。」蕭玉相隔較遠，心忙意亂，一味狂奔急縱，沒有聽清，竟未回顧。郝潛夫在後，卻聽了個真。他原是蕭逸門下，從小聰明，最得歐陽霜憐愛，和歐陽鴻更是投機。村中不乏明眼之士。歐陽姊弟無故失蹤，郝父公然冷眼旁觀首先起疑，私下聚集村中諸長老一商量，知道昔日卦相早就算出今日之事，歐陽霜祇是被人陷害，還要去而復轉。目前仍以不問爲是。雖然沒再多事，父子二人背人密議，總料定三姦與此事有關，祇未出口罷了。今早祠堂團拜，從一位長老口中得知了一點真相，回家便趕上魏氏忽發狂喫，大聲疾呼，自供罪狀，三姦陰謀愈發敗露。潛夫自然更恨三姦，不復齒於人類。祇不過和蕭清同門至好，出事時再三哭喊哀求，請他跑這一次，將乃兄追尋回去，情不可卻。所以進門之時祇對蕭玉說話，拉了就走，對畹秋母女二人全未答理。行時正沒好氣，一聽瑤仙喊他二人留步，越加忿恨，高聲怒答道：「幾條人命都害在你媽手裏，莫非又要想方設計害人麼？對你媽去說，報應到了，快些自打主意吧。」且說且跑，一晃老遠。瑤仙從小性傲，不曾受過人氣。情虛之際，聽到這般難聽的話，好似心頭着了一下重錘。當時又羞又恨，又怕又急，祇覺心跳臉熱，耳鳴眼花。惟恐被乃母聽去，不敢還言，連忙退了回來。蕭玉似聞潛夫向人大聲呵斥，回頭看時，瑤仙業已進內，見潛夫不住揮手促行，未暇多問，也不知瑤仙見他未回已經遷怒，仍舊飛跑下去。不提。

畹秋傷病沉重，耳聰未失。又在擔心此事，愛女一出，便側耳細聽。及見人未喚回，愛女面上神色有異；潛夫所說之言雖未聽真，可是聲音暴厲，料定不是甚麼中聽的話，忙問：「玉兒怎地不回？那小狗東西跟你吼些甚麼？」瑤仙忍淚答道：「玉哥哥業已跑遠，沒聽見。那狗東西說他媽都瘋了，我們還不容他走。」這兩句話雖非原詞，對於瑤仙卻已難堪之至。畹秋見愛女說到末句，聲音哽咽，眼睛亂轉，淚光瑩瑩欲流，好生心疼。竟忘了日暮途窮，長夜已近，反而咬牙切齒忿怒道：「該死的小狗東西，也敢欺人麼！乖孩子莫傷心。你媽反正不免身敗名裂，我也想開了，現在犯不着和他計較。爲你兩個乖兒，我從此決不生氣着急，祇好生保養。等身體復原，捱過兩年受氣日子，要不連老帶小，連男帶女，把這一村的狗東西都害他個不得安生，我娘婆二家的姓都倒過來寫！」

瑤仙見乃母已遭慘敗，大難將臨，尚還不知收斂，豪語自大，心越焦急。又想起適纔當着蕭玉，話未說完。明知與己婚姻有關，有些害羞，無奈事情已急。母親所行所爲，按着村規萬無倖免之理。蕭逸縱肯容情，不爲舉發，魏氏一瘋，萬一盡吐真情，村中諸長老平日雖不過問村事，遇上大事，卻是一言九鼎。歐陽姊弟和雷二娘均得人心。歐陽霜尤其是身應卜吉，全村愛戴之人。失蹤以後，常聽傳言，諸長老早有靈卦，斷其必歸，且爲全村之福，可知非常重視。一旦事泄，得知三人俱受乃母之害，大禍立至。如村中長老和全村公判，不是活埋，便是綰死。禍變俄頃，凶多吉少。此時把話問明，就將來爲母報仇，也有一個打算。想到這裏，心如刀割，撲簌簌淚流不止。

畹秋瞥見愛女又在傷心落淚，忙把她喚至枕前，抱頭撫問：「何故悲泣？」瑤仙乘機請問適纔未盡之言。畹秋把前言纔一說完，猛地想起適纔魏氏瘋狂鬼迷之事，此時不知如何了局，祇顧寬慰愛女，一打岔，竟自忘卻。因話及話，忽然想到，更覺此是天奪其魄，絕大破綻，不由急出了冷汗。早知如此，還不如當晚暗算蕭元時，乘機暗點重穴，連她一起害死，滅口爲是。祇說她膽小口緊，不會泄露，萬想不到會失心發狂，留此禍根。畹秋祇想到這眼前的事，後悔失着，卻不料自己早把馬腳顯露在要緊人的眼裏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轉眼就要發作了。

瑤仙見乃母正說得頭頭是道，忽然沉吟不語，面有憂色，知她又在擔憂前事，心想：「如果事泄，全村轟動，不等郝潛夫到此，村人問罪之師必已早到。二人去了這一會兒，尚無噩耗，也許新年大雪，路少人行，魏氏說瘋話時，祇郝家相隔最近，被聽了去，所以潛夫出語傷人。後來便被蕭清和郝氏母、妹拉進，並未泄在外面。郝公雖然也算長老之一，終是外姓，平日不肯多事。父子二人又都愛蕭清，如要舉發，蕭氏兄弟豈有不苦苦哀求之理？他人見她已瘋，兩小無辜，人心是肉做的，顧生不顧死，況且事不於己，一可憐，也就解了。」越想越以爲不是沒有轉機。爲寬母憂，便祇瞞起潛夫所說一節，把預料情形一層層說了。畹秋也覺愛女之言有理，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但願如此。我此時死活未放心上，祇盼挨兩年的命，看你兩個成立，乘機把仇一報。依我心志，休說生遭慘死，便是死後墮入十八層地獄，也甘心了。」瑤仙人極聰明，雖然頗有母風，但她年齒尚幼，天良未喪，對乃母所行所爲，本來不以爲然。祇不過是己生身之母，天性所關，不能不隨同敵愾罷了。一聽乃母害人之心始終未滅，祇求蓄怨一逞，不特死而無怨，連墮地獄受諸苦難皆所甘心。看蕭元夫婦相繼遭了報應，料知無有善果，聞言甚是刺耳驚心。想要諫勸幾句，又想她正受傷病重，心情忿激，不便拂逆，欲言又止。心中還在求告神佛默佑，想代母親受過。忽又聽有人踏雪到了門前，卻沒先前郝潛夫來得匆遽。

想要出視，便聽使女絳雪在和來人答話。瑤仙的頭被畹秋抱住，又不敢過露驚惶之狀，方在疑慮，來人已走。心方微定，絳雪已持着一封素信進來。

這封信如果落在瑤仙手裏，畹秋還能苟免一時，誰知合該數盡。那絳雪昨晚熬了一個整夜，天明主母忽然擡歸，略微服侍，蕭玉倒水，瑤仙便支她去睡。一覺醒來，掛念主母，跑出便遇送信之人。睡眼矇朧，也沒看看小主人的神色，腳纔進屋，便說：「這是四老太爺的信，說要本人親拆，不用回信。」畹秋在牀上聽了個逼真，忙命拿過。瑤仙翻身坐起，想用眼色攔阻，已是不及。絳雪人頗機靈，看出情形不好，知道說得太慌，剛一停頓，畹秋連催：「快拿來我看。」瑤仙知瞞不住，用手接過，說道：「媽累不得，我念給媽聽吧。」

那四老太爺雙名澤長，別號頑叟，乃全村輩分最尊、年高德劭的一位長老。此人雖不說學究天人，卻也博學多能，無書不讀，尤精卜筮之學。選推蕭逸做村主，娶歐陽霜，均是此老主持。全村老小，對他無不尊崇禮敬。可是他從不輕易問事，祇是選那村中山水勝地，結了幾處竹樓茅舍，依着時令所宜，屏退家人，體會星相，窮研數理。除村中諸長老外，僅蕭逸一人最是期愛，常令陪侍從習。餘下連那自己子孫在他用功之時，也祇能望樓拜候起居，輕易見他不着。武功更是絕倫，八十多歲高年，竟能捷同猿鳥，縱躍如飛，內家氣功已到爐火純青地步。大年初一，好端端與曾孫輩晚親，親筆寫封信來，真是從來未見未聞之事。情知事關重大，哪得不心驚肉跳，母女二人俱料絕非佳朕。瑤仙答完母話，忙即拆信觀看。纔看數行，便嚇了個魂不附體，哪還念得出口。畹秋做賊心虛，本來驚疑，見愛女顏色驟變，益知不妙。念頭略轉，倏地把心一橫，猛然鼓勁翻身掙起，一把搶了過去，獰笑道：「左不就是事情穿了，還有甚麼大不了的？事已至此，怕有何用？」瑤仙情急，想要奪回時，寥寥數行核桃大的字迹，畹秋邊說邊看，全都入目。瑤仙見乃母面容慘變，知已看悉，心中焦急，不由一陣傷心，趴伏在畹秋身上，嗚嗚咽咽痛哭起來。

畹秋自知無幸，比前更鎮靜得多。回顧絳雪尚在房內，事關重大，雖是心腹丫頭，也不便當她吐露，拿眼睛一看。絳雪會意，知她母女有避人的話，又看出事由信起，情形大是不妥，想起平日相待恩厚，又是後悔，又是難受，眼圈一紅，便自避出。畹秋何等心細，暗中點了點頭，隨用手撫摸着瑤仙的臉蛋說道：「乖兒，不可這樣軟弱，雖是女流，也該有點丈夫氣。快些起來，媽有話說呢。」瑤仙眼含熱淚，擡頭望着畹秋，心如刀割。畹秋道：「媽的事，你想必都知道了吧？」瑤仙嗚咽着，勉強應了一聲。畹秋嘆口氣道：「媽生平做事，從不說後悔的話。照你看來，這事到底怪誰不好呢？要換了你，設身處

境，又當如何呢？」瑤仙天性頗厚，雖然不能公然責母之非，自從那晚乃父受傷，漸知底細，頗多腹誹，本不以母所行爲然。但是這時看見乃母身敗名裂，生死莫卜的慘狀，哪能不順着她說。母女情重，自然也要偏些，便忿慨道：「這事都是蕭逸和那狗賤人害的，自然是他們不好，不過女兒設身處境，決不這樣做法……」

還要往下說時，畹秋忙攔道：「話不是這等說法，事情難怪賤人。休說她是一個出身微賤的孤女，蕭逸此等人才，全村的少女，誰也願意嫁他。不過有我在頭裏，自慚形穢，不敢存此非分之想罷了。賤人那時正住我家，的確見他就躲，並無勾引。大對頭就是蕭逸這個該萬死的冤孽。他不遵父母之命，目無尊長，這還不說。最可恨是他既不想娶我，就該事前明告父母。再者我同他從小一處長大，耳鬢廝磨，大來雖沒小時親近，也都常在一起相聚。媽乃行將就木之人，你是我身上落下來的肉，事已至此，也無所用其羞忌。我因見他老不插香，心下不安。爲了此事，由他父在日直到死後兩年中，曾經覷便探過他好幾次口氣。按說我一個女孩家，論才論貌都是全村數一數二，這等傾心於他，至少也有知己之感，兩家又是至親至好，就算他死戀上那下賤丫頭，也該向我點明纔是。誰想他一面裝着照常和我同遊同止，一顆狼心卻早歸了人家，外表上和那賤人一樣不露一點神色。乖兒你想，我和他平日那等親密，又有兩家父母口頭婚約，祇差過禮了。休說我不作第二人想，全村大小人等，哪一個背後不誇男才女貌，是一雙天生佳偶？衆少年姊妹相聚，往往明諷暗點，簡直認做定局的事。後來他父死後，我家久等無信，反而屈就。外婆屢次賡續他父在世之約，託人提親催娶。他如明拒也就罷了，偏又陽奉陰違，拿孝服未滿做推託。外婆見他祇推沒拒，還想他真有孝心。我雖疑心夜長夢多，但是環顧村中並無勝我之人。就說那賤丫頭有點姿色，對他又是冷冷的，見了就躲。他爲人可是素來溫和，無論對誰都顯得親熱。我想賤人是他家奴，名分懸殊，即使看中，也祇納爲妾婢，如爲正室，單村中這些老挨刀的假道學就不答應。想過也就放開。萬不料這喪盡天良的豬狗，偷偷不知用甚花言巧語挾制這一夥老狗，借他正位村主那一天，先故意拿冷臉子給我看，把我氣走，然後迅雷不及掩耳，與老狗們一同趕往我家，說娶那賤人爲妻。你外婆如何肯和一個下賤丫頭爭女婿，氣得也不等我回來商量，糊里糊塗就答應。小賤人這等良機自然不放，當時連假都未做。他那裏更好，直和娶二婚婆一樣，潦潦草草，當日成婚。我和你爹，還有幾個女伴，正在村外閒遊，一點影都不知道，先聽奏樂，接着有人來喚他們回去道喜。這些刻薄鬼，因爲我素來好強自滿，忽然起了變局，雖未當面嘲笑，哪個走時不偷偷白我兩眼。可憐你媽，那時氣得身冷手戰。人看我一眼，直似戳了我心頭一刀。人情勢利，一會兒全都狗顛屁股跑個乾淨。祇你爹一人未走。我纔想起他多少年來對我鍾情頗深，人才雖不如那豬狗，論情分卻是一天一地。既感激，又可憐，一賭氣，沒多日子，便嫁了你爹。嫁雖嫁了，可是我這口怨氣如何得出？本該找

豬狗報仇，纔是正經對頭。說也冤孽，我已是有夫之婦，和你爹又甚恩愛，並無三心二意，偏不忍向他下手。祇想拆散他們夫妻，把無數的怨毒都恨在那賤丫頭一個身上，千方百計想將她害死，以致纔有今日之事。如今雖說事敗，但那賤丫頭出死入生，在外多年，想必也受了些罪。加以她恨豬狗無情無義，已立誓不圓舊夢。他二人既不和好，便稱了我的心願。我挨她打，由於自取，她回來時並未親來尋我，此恨已消。祇是恨這豬狗，卻饒他不得。還有那三個小狗，如不用重手法將我打成這樣重傷，我母女也可逃出村去。現既不能逃走，事已敗露，又來了這道催命符，我決不想再活在人世。想活人也不容，反而抖出弒夫的罪名，連你和玉兒兄弟都做人不得，更難在此立足。你如是我女兒，我今明日必死，死後千萬不可露出一點形迹。等兩三年後，你們成人，與玉兒合謀、將豬狗父子四人能一網打盡更好，如其不能，除一個少一個，也算是報了母仇。事完，立時逃出村去。我雖死九泉，也甘心了。」

瑤仙因來信明令乃母限三日內安排後事，急速自裁，免敗崔、黃兩家聲譽，遺害子女，並說魏氏與她同罪，姑念從兇，未手傷人命，而且丈夫已身爲鬼誅，權從未減，過了新正破五便要永遠禁閉終身，不見天日。本來衆議給她封帛，因蕭逸說她爲人聰明，必知利害，故此函示，免得張揚，替她娘婆二家留點臉面。此事祇蕭逸全家和三五長老知道，如再執迷不悟，妄想貪生，過了破五，說不得祇好由諸長老當着全村人等，按村規「殺人者死」，付諸公判等語。照此情形，除了一死，萬無活理，聞言不禁抱頭痛哭起來。

畹秋這時迴光返照，心下坦然，點淚都無，反倒勸慰愛女莫哭。瑤仙幾次商請，要向諸長老求說，願以身代。畹秋獰笑道：「乖兒，你真呆了。留着你在，還好替媽報仇雪恨。媽心身兩受重傷，你就替得我死，能活幾時？多活一天，多受一天的罪。」瑤仙想了想，突然跳起，咬牙切齒，頓足罵道：「媽請放心，我如不把蕭家這羣豬狗一網打盡，誓不爲人！」說到末句，「哇」的一聲，又大哭起來，再三哀求畹秋當日千萬莫死，且活滿這三天限期，一則母女多聚三日；二則也許還有別的生機。畹秋道：「我的生機定然一線都無。乖兒，我又捨得你兩個麼？也是無法呀。祇恐連這三天都活不了呀！要是不信，姑且到你玉哥家中探聽一回，就知道了。」瑤仙自不肯去。畹秋道：「乖兒，你當媽是尋常女子麼？不等乖兒送終訣別，目睹我死時慘狀，免得日久心淡，消了復仇志氣，媽哪肯就死呢？多急也要等你見一面的。好在絳雪人甚忠心，她已看出不好，此時定在後屋哭呢。你不放心，快打發她穿上雪拖子跑去一看，就知道了。但是無論形勢多惡，千萬瞞我不得。須知媽不怕死，也不是能治不治，稍一應付失宜，在我不過稍緩須臾，仍是難免於死不說，還要白受許多奇恥大辱，留下無窮後患。我權衡輕重，看是哪個厲害。事已至此，卻忌感情用事，就是叫你用刀親手殺我，必須聽從，纔能算對。祇盼你心志

堅定，能爲母復此大仇，使我死後含笑九泉，便是孝女。世上沒有不散的筵席。到這緊要關頭，要把心腸放狠，才幹事有益呢。」瑤仙含淚應了，忙出房喚來絳雪，往魏氏家中探聽動靜。

瑤仙性情本有母風，經乃母連激帶勸勉，知道悲急無益，互相商議日後如何向人尋仇報復。畹秋自免不了又出上許多陰毒險狠的計策，並教愛女對蕭玉如何用情，駕馭操縱，務須使他甘爲情死，死而無怨。好使事前既多一個得力心腹死黨，事後又是恭順寵愛，沒齒不二之臣。瑤仙一個少女，平素和蕭玉相愛全出天真，不懂得甚麼叫做權詐，這些話都是聞所未聞的妙語，不禁聽得心動神馳，津津有味，連那生離死別之痛都幾乎忘了。畹秋一面摟住她頭頸說話，一面暗中查看她神色語氣。見她前半截聽話時悲忿填膺，目眥欲裂，爲意中應有之狀，還不敢斷定異日如何。等說到後半截，命她用權術牢籠未婚夫婿，見她注目傾聽之中雖未答話，時把牙關緊緊一咬，現出恨極之狀，瞬間又復常態。知她母仇時刻在唸，並不因所說新奇緊要，與她有切身利害關心過度，聽出了神，以致把母仇拋諸腦後，好生欣慰。想起永訣在即，越發愛憐，手中摟得更緊。心裏不住苦想，恨不能連愛女的生養死葬、百年大計都給她預爲指點安排，纔稱心意。

似這樣談有個把時辰，畹秋心事說完，萬慮皆空，轉覺腹飢思食。年下有現成的豐美菜餚，正想命瑤仙去弄熱了來喫，忽然絳雪踏雪跑回，剛在門外脫換衣鞋。畹秋何等細心，一聽便知凶多吉少，大限將臨，心中一緊，暗忖：「愛女從清早起，水米不沾牙。自己說了這半天話，又飲了幾杯茶，心橫意定，虛火全部下去，也正餓極。早得凶信，愛女固喫不下去，我死後她更是傷心悲哭，難於下嚥。反正要死的人，樂得享受一點是一點，臨死也做個飽鬼。」連忙摟緊瑤仙，偏頭向外，高聲喊道：「絳雪，這沒甚麼大不了的事，先莫對我和小姐說。我正肚餓，可去到廚房炒點乾飯，把所有的年菜和糕點糖食，有一樣端一樣，一齊拿來。你也傷心了半日，想必也是水米不沾。金福夫妻都在輪值，今天也許不來了。快去做好，我們三娘母坐一起，快快活活補喫一頓新年飯吧。」

絳雪聰明不在瑤仙之下，練會一身武功，相貌身材也頗美秀。畹秋母女均愛憐她，不似尋常人家丫頭看待。瑤仙與蕭玉相愛並不瞞她，反帶她同來同往，遮掩外人耳目。因常隨少主往蕭家去，日子一久，不覺愛上蕭玉之弟蕭清，心想：「歐陽霜出身也是丫頭，居然會做了村主之婦。全村俱是避地之人，不論世俗貴賤，祇要男女雙方願意，就可通行。」於是便用下心思，想勾引蕭清。無奈她本人年紀甚小，蕭清比她更要小了兩歲，童子不識風情，又一心一意想隨叔父蕭逸練童子功，簡直沒有把她看在眼裏。她又膽小，不敢徑求主人給她出力，鬧成個片面相思。主僕感情既好，她也忠心爲主。對畹秋近來

舉止神情，本已看透兩分。見畹秋天明前好好出去，忽然受傷擡回，母子背人哭訴，便料東窗事發，難以收拾。一會兒，村中元老派人傳書，看出畹秋母女神情更是不妙，好生愁急。後來奉命去蕭玉家中探看魏氏動靜，本心還想乘機向所愛的人獻點殷勤。人沒走到，便見村中老少人等，三三兩兩由蕭家那一面踏雪走來，多半都是邊走邊說，面帶恨恨之色，不似出門拜年情景。她人機警，知事若壞，自己主人更是要犯，恐被村人看破行迹，忙往樹後一躲，想等人走完以後再去蕭家探問。不料去的人還未走遠，又有趕了來的，有時兩下里對面路遇，說不幾句，便隨着忿忿咒罵起來。隔遠聽不真切，彷彿還帶着蕭元和主人名字，不僅魏氏一人。急於想知點底細，回去報信，偏生來往蕭家的人出入不絕，卻看不見蕭清弟兄二人送出，不敢冒昧走進。心方焦急，忽見蕭逸帶了二子一女和使女秋萍各乘雪橇，如飛趕來，後面還跟着幾個門人子侄，到了蕭家門首，陸續走進。這一來，連那先走在路上的村人，俱都去而復轉。秋萍乃另一家隨隱親友的世僕之女，因她長於女紅，做得一手好菜，二娘死後，蕭逸特向那家借來服侍兩小兒女。比絳雪長有五六歲，平日甚是交好。

這羣人走過時，絳雪見蕭逸忽然回頭，朝自己藏立之處看了一眼，疑心被他看破。隔有一會兒，秋萍獨自跑來，一到便把絳雪喊出，說蕭逸適纔已看見，料是畹秋命她來此窺探。可速回去告知畹秋，說她和歐陽霜雪夜相遇，口角爭鬥，自泄機密。巧值村中長老蕭頑叟，因占來年全村年內休咎，祭神以後，親往峰上卜卦，剛到不久，全聽了去。次早家廟團拜，諸長老聚儀，都說村中決不能容這等敗類。經蕭逸再四商請，爲了保全崔、黃兩家名譽，纔由元老親筆函示，令她限日自裁。本想畹秋服毒自盡，匆匆入殮，不致宣揚全村。誰知魏氏清早祭神以後，剛要往崔家去尋畹秋，商議二月間兩家丈夫葬事，纔出門外，忽然失心瘋狂，不特自供以前三姦種種陰謀，並連畹秋用殺手暗算蕭元滅口，當晚歸途遇鬼誤殺親夫，一一繪影繪聲從實吐出。當時大雪之後，村人出外拜年的不多，僅有緊鄰郝潛夫父子正在開門，聞聲趕來。因看蕭清哭喊可憐，一面着潛夫去喚回魏氏大兒子蕭玉，一面諸人合力把魏氏強拉進去。蕭清向郝父跪求，頭都磕破，鮮血直流。本想給她隱瞞，誰知魏氏好似凶神附體，力逾虎豹。祇要門外一有人過，便如飛縱起，將人攔住，指天畫地自供陰私。又費好些氣力，纔拉回去。等蕭玉得信趕回，用棉被將魏氏裹起，閉置房中，出來進去已好幾次。村人平日本厭惡她夫妻奸刁取巧，搬弄是非，聽了當然忿慨。畹秋會做人，雖無惡感，但是村中出了這等人神共忿的事，也是一體痛罵，容她不得。可憐蕭清一個小孩子，又要攔阻瘋母，又要向村人哭求隱惡，如何顧得周到。還算郝老夫妻年高望重，素得人心，再四幫他求說，衆村人礙於情面，當時雖然應諾而去，真給她隱而不宣的能有幾個？有那疾惡喜事的，還當村主不知，竟往蕭逸和諸長老家中告發，力主按着村規除此村中敗類，害羣之馬。不消多時，就傳佈了多家。

蕭逸偏生帶了子女往尊長家中拜年，不在家中。等到得信大驚趕來，事已沸沸揚揚，附近好些人家都得了信，趕往蕭家打看真假，沒一個不指了姓名大罵的。蕭氏兄弟知道父母所行所爲動了公忿，這些人又都是尊長前輩，不敢還言。所延村中懂醫的人，聞信俱都不來；來了也祇隨衆怒罵，不肯診治，一任魏氏從牀上滾到地下。人越多，她越胡說得聲高。急得蕭清、蕭玉互相撞頭跌足，搶地呼天，忿不欲生，已經急暈了好幾次。衆人還要趕往崔家，着村中婦女拖出畹秋，按村規吊打活埋。正擬議說畹秋元兇首惡，必須綁向村主那裏，立即如法施行。還算蕭逸趕到得快，一面喝止村人，新年裏不可如此胡來，人已瘋狂，未可據爲信讞；畹秋喪夫守寡，重病在牀，家無男丁，豈可越禮吵鬧？事關重大，又屬入山以來僅見之事，必須慎重而行。一面又命同來門人子侄分頭去往各地招呼，禁止胡來。隨將帶來的安神藥交給蕭清，與魏氏灌服下去。等過了破五，病人神志清明，再按村規公審。衆人自聽蕭逸的話，不再吵鬧。蕭逸來時瞥見絳雪掩伺樹後，料是畹秋差來，乘進房診病之際，衆人都在外面，暗命秋萍往晤，令其速回，報知畹秋。事已大泄，犯了衆怒，自己無能爲力，速自爲計，免得臨時多受奇辱，弄巧還有烈火焚身之災。

絳雪聞言，嚇了個魂不附體。適纔又曾親聽散去的人指名謾罵，哪敢遲延，惟恐家中業已出事，氣極敗壞如飛跑回。見門外雪中無甚痕跡，料被蕭逸止住，略放點心。已經跑了個上氣不接下氣，匆匆換下雪橇，知事已不能隱諱，方要入門報警。畹秋心細，聞得她喘息之聲，已經猜個八九，心祇略驚，即行轉念，呼取菜飯充飢，喫了再說。絳雪想起平日相待恩情，也甚傷心，暗忖：「她已不能再活多日，應該叫她死前享受一點。再者，小姐也還未進飲食。這一報警，何能喫得下？算計村人此時沒有打上門來，危險已過，索性給她母女副寬心丸，好歹喫點東西。」念頭一轉，忙答道：「蕭家大娘早起發燒，稍微亂說了幾句，喜得無人聽見，玉少爺一回去就好了。雪天無人，祇郝家知道。來時，玉少爺還說，少時大娘喫藥之後見好，還要來呢。」畹秋聞言，果然心神爲之略寬。

絳雪把話說完，慌不迭地走入廚下，先把酒和燻腊冷盤端出。瑤仙早把火盆添旺，榻前拼好兩個茶几，杯筷冷盤一到，連忙接過擺好。絳雪又去熱菜。瑤仙在牀當中堆上些被褥枕頭，將畹秋輕輕扶起，靠在上面。又給披上一件外衣，把腳順好，面向牀沿盤膝坐定。自己摸了摸酒壺，覺酒已熱，然後笑問：「媽喫甚麼？我餵媽喫。」畹秋見這一桌子的燻腊都是去年十一月下旬起始，照着常年慣例，和瑤仙、絳雪一女一婢，親手製成之物，樣樣精美可口。像腊腰子、腊肝、風腸、風雞之類，都是丈夫素常愛喫的東西，往年每逢年節，一家人何等快活。尤其年下，從祭竈小年夜起，年事忙齊，一家大小帶

着這個心腹慧婢，四人千方百計，準備新正取樂之事。向全村人等爭奇鬥勝，歷來都仗自己的靈心巧思，博得全村稱讚。又加夫妻都是好酒量，女婢也是不弱，到了三十夜裏，略去形迹，都坐在一起喫年飯。這一頓喫了熱，熱了喫，總要喫到天亮。接着祭神祭廟，回來喫了應景食物，歡歡喜喜上牀略睡。這時不過剛起，一家又喫團圓酒。初二早起，白日互相拜年，歸來隨衆行樂。不是賭放花炮，便是玩燈鬥彩，一直要樂到二月初二，纔行興盡。至於春秋佳日，樂事盡多，尚還不在話下。誰想沒有多日，都成陳迹。東西仍然擺在桌上，喫的人卻少了一個。平日家庭和樂團聚慣了，倒不覺得；一旦人亡物在，滿目淒涼，自己更是身敗名裂，途窮日暮，怎不難受？剛在傷心，眼圈一紅，忽見愛女侍奉殷勤，佯歡勸飲，越發心酸憐愛。念頭一轉，暗忖：「這是甚麼時候，她已一天水米不沾，怎還勾她傷心，不叫她喫頓好飯？」忙抑悲懷，裝作滿臉笑容，答道：「乖兒，我祇是受了傷後，雪中受了點寒，服藥後，養了半日，已好多了。乖兒，陪媽一同喫吧。你已一天沒喫東西，媽心痛極了。你是我乖兒，就聽媽話，多喫一些。媽正餓呢，你要不喫，媽一擔心，也喫不下了。」可憐瑤仙既痛乃母，復悲亡父，心如刀絞。因想乃母進點飲食，強爲歡容相勸，自己哪裏吞喫得下？心知乃母慈愛，又不敢露出，祇得陪同喫些。母女二人都是一般想起傷心的事，眼淚盡往肚子裏咽，除了互相催食催飲之外，恐怕勾起傷心，誰也不敢提一句別的話。局中人的酸楚，真非筆墨所能形容。

母女二人喫了許多空心酒，菜卻祇動少許，悲急之餘，食眠兩乖。那大麴酒性又烈，如何能夠禁受，都覺腹內發空，燒得難過。瑤仙祇是暈沉沉地欲嘔。畹秋畢竟心腸較狠，一有醉意，膽氣大壯，幾乎忘乎所以，更不再想傷心之事，漸覺腹飢難耐，連聲喊餓。剛想命瑤仙去至廚下，有甚現成熱好的東西，快先端一兩樣來，絳雪已忙得披頭散髮，用托盤熱騰騰連飯菜，帶糕點麪食，端了十幾大碗進來，兩個茶几全都擺滿。絳雪說聲：「大娘、小姐請喫，還熱的有。」

說完，拿了托盤就跑。畹秋何等心細，先時因自己心存必敗之想，所以被絳雪乘機瞞過。這時見她明知三人全未進食，熱菜去了老大一會兒，卻端來偌許東西。中有幾樣食物，照例都非初一所用，也一同蒸熱了來。好似見那東西自己愛喫，怕日後喫不到，巴不得自己就此一頓，多享受喫些。否則此女素來機警聰明，主僕三人怎麼也喫不下這麼多的東西，何致如此蠢法？剛一心疑想問，一擡頭，看見她眼圈紅腫，淚容尚未盡斂，放下了碗，說一句話，匆匆回身就往外走。不禁恍然大悟，適纔去往蕭玉家中探聽，必得了凶信，不然，不會去得那麼久。如非危急，也不會連眼都哭腫。料知事發必快，本在意中，又仗着幾分酒力，並不怎樣憂懼。命瑤仙去盛飯來，準備飲餐一頓，喫完再問絳雪的下文。茶几上盤碗太多，飯盤放在另一桌上。瑤仙起身盛飯，剛一背轉臉去，這裏畹

秋早回手裏牀，向枕褥下面，將丈夫死時備而不用的一個小銀盒取到手中。瑤仙耳目甚靈，聞得牀上有點響動，忙即回顧，畹秋已將小盒藏入懷內。瑤仙見乃母滿臉俱是陰鬱狠厲之氣，情知有異，急問：「媽做甚麼？」手中的飯還祇盛了半碗，也不顧得將它盛滿，連忙端了過來，想追問底細，看看乃母懷中所揣何物。人纔跑近牀前，未容問第二聲，畹秋恐她知道自己預定就死之策，着急傷心，飯喫不飽，還想裝出無事之狀遮掩過去。忽聽雪橇滑雪，一片沙沙之聲，雜以人聲嘈雜，由遠而近，似往自己門前滑來。母女二人心剛一驚，正要側耳細聽，那喧譁之聲已離門前不遠。猛又聽絳雪行至堂屋「哎呀」一聲驚叫，緊接嘩啦連響，盤碗碎落滿地。跟着又聽關門加閂和外面叫罵打門之聲，亂成一片。

瑤仙料定禍事臨門，嚇得戰戰兢兢，面如土色，抱着畹秋，急淚如泉湧，哪還聽得出來人所罵言語。畹秋胸有成竹，死志已決，早把來意聽出。因絳雪叫小姐快來，知她門戶關閉，因見來勢兇猛，恐對頭破門而入，獨力難支，故喊瑤仙出去相助。俯視瑤仙，已聽了絳雪喚她，掙扎欲起。恐愛女出去受辱，連忙一把先將瑤仙拼命摟緊，低聲急說道：「出去無用，你去不得！」一面強把周身氣力往上一提，向外屋大聲高叫道：「你和他們說，我正換衣服，換完略待片時，容我母女訣別幾句，立時隨他們走，當年祖輩諸尊長所定村規，村人犯了大罪，村法雖嚴，罪人縱是男子，也祇是派人傳喚，按理而行。此時諸位長老既然知道今天正當正月初一，也不是兇殺的日子，按理決不會在今天便召集村衆處罰罪人。我既沒有抗傳不往，又是個家無三尺之童的新孀孤寡，似他們這樣糾衆行兇，毀門破屋，任情辱罵，欺凌孤寡，難道也是奉了他們村主之命，特命他們如此的麼？」這一套大聲疾呼，說得甚是爽利激昂。

村中居室因勢而建，彷彿花園中的屋宇，祇居室門窗齊備，外面多半花木環繞，竹籬當牆，來人一到便可昇堂入室。這時來的，連男帶女約有三十餘人，俱都圍在這幾間上房外面。一面拍門喝令速開，一面喝罵：「似此惡婦，全村從來未有的敗類，斷乎容她不得！省事知罪的快快走出，隨我們到村主那裏投到，按照村規發落，免得我們動手捉人，更喫眼前苦。」異口同聲，都是一樣的話。

村人素來安分，輕易連個爭吵之聲都聽不見，忽然發現畹秋如此惡毒，認作空前鉅變，怒極而來，未暇尋思。屋裏的人一發話，內中兩個年長的首先喝止叫囂，不等絳雪重訴一遍，已經全聽了去。俱想起當天是年初一，又未奉有村主之命，怎能聚衆先往孤寡門前叫罵提人？村人不問平日所業是哪一門，全都讀過幾年書，識得道理。起初不過激於義憤，這類事情又是初經，未免任性了些。幾句話被人問住，覺得人雖可惡，罪該萬死，

這等做法，卻是講不過去。立時安靜了好些，也不再拍門叩戶，祇是互相交頭接耳，意欲等村主所派人來，再行處置，依舊守定門前不肯退去。

畹秋將羣喧止住，知事已急，無可遲延。左手仍緊摟愛女，柔聲撫慰；暗伸右手入懷，將銀盒用指輕輕撥開，捏了一撮毒藥急放入口，就着面前燙杯中喝剩的大半杯大麴酒一口嚥下喉去。瑤仙被母摟緊，伏身母懷，驚魂都顫，神志已昏，祇是一味悲泣，心痛如割，早忘適纔之事，並未看見。直到端酒嚥藥，餘瀝落了一點在她頸上，方始驚覺。忙一擡頭，見乃母目閃兇光，眸睛特大，口角沾藥之處現出猩紅顏色，纔知已經服毒。不由一陣傷心，急得抱定畹秋亂哭亂跳，急喊：「媽呀！」別的話一句也說不出來。畹秋一則痛心過度，二則藥性酷烈，再加上這半杯烈酒，至多不過半個時辰必死。知母女二人聚首無多，一心打報仇主意，想將死前慘狀盡量現在一女一婢眼裏，好使她們刻骨銘心，沒齒不忘。還有許多話要說。不但沒有一點憐愛悲傷之意，反恐把這黃金難買的一點光陰，白自由她哭泣之中混過。先喊了一聲：「絳雪乖兒，快進房來！」接着兩手把瑤仙用力一推，厲聲喝道：「你這樣沒出息，哪配做我女兒、我死都難瞑目了！」